

洞穴之外

“拉住我的手。”浑浊的空气夹杂着石土和他沉厚的声音从一人高的石崖上倾泻而下，使我不得不眯起眼摸索他的存在。

那只大手像抓一条瞎眼的蛇一般握住我的右腕，而我的五指也顺势反咬上他坚实的臂腕来，狠狠地。下一刻，腕、肘、肩，肌肉撕裂般的疼痛感将我往上抬升。我将脚踩在崎岖的崖臂上，用力蹬起，这才没让我的嘴不争气地叫出声音来，只是紧锁在一起的牙齿的负担更大了。

在折磨人的攀爬过程中，只有崖上放置的煤油灯光间映出的他那逐渐显出的身影能给我一份激励。我得将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他健壮的手臂，他宽大的胸膛，他粗如树干的腰，他跪在地上的单膝——好，我上来了。

喘气，大口喘气。我蹲坐在地上，右手成了从肩膀处流出的软泥。这时候我忽又讨厌起背后这装着蘑菇、水和被褥的包裹来，这玩意儿的沉重使我多受了一份罪。但是将背包丢弃的念头转瞬即逝，因为它是它庇护着我们在这幽暗潮湿的洞穴之中生存至今。

所以，我憎恶的对象又转变为了四周这片没有尽头的岩壁，脚底下这片坑坑洼洼的土道，还有头顶这片布满灰尘的石顶。狭隘、肮脏、昏暗……这洞穴在我的印象里没有一个好词。

“继续前进。”

抬眼，看见他掸去裤腿的灰尘，一手提起那盏发出微弱光线的油灯，另一只手拉扯一下那巨大背包的肩带，用石头一样的表情望向我。我的脸上又蒙了一层灰。

“我累了。”不争气的嘴。

“我们还没走多远。”

“我真的累了。”那盏灯一定映出了我颓唐的神情。

“距离上回休息才过了一点点时间。”他指了指绑在自己背包一侧的那个粗糙的沙漏，其中如虫豸的沙确实只有一半流入了下部，但那沙漏一角挂着的砂纸上却画满了代表倒转次数的“正”字。

“我走不动。要么休息，要么背我。”

“.....你这副模样，对得起族人们吗？”

他又取出了挂在胸前那块有点破损了的乌黑色鹅卵石。那块石头是我们离开大洞窟并进入这洞穴之中时族人们送给我们的纪念物，如今却每每成为他压过我的底牌。

我叹口气，用手撑住地面，缓缓地站起身来。

他转过身，于是灯光被他的身躯遮挡住，只好照亮洞穴前方的道路。

前进，前进。也不知道前进了多久，也不知道前进是为何。

四面的岩石在黑暗中化作沉眠的蝙蝠，致密的压迫感像勒在脖子上的带着血痕的绳索。煤油静默地眨着眼睛，却因为这阴森战栗起来。

回想起在大洞窟里的日子，这儿就是地狱。那时的我有宽敞的空间，有充足的食物，还有大把睡眠的时间。族人们在石崖上搭起帐篷，点起灯火，连成一道明亮的线。煲成的蘑菇汤的香味骚扰着鼻子的黏膜，远处传来的不知何人轻叩石壁的音律拨弄着神经。那段柔软而模糊的生活在曾经的我看来如同永恒。

“我要死了.....”扶在石壁上的手在微微颤抖，两条腿也在地上生出根来。我仿佛感受到那灯光织成的线从大洞窟内伸出，将我与那片无忧乐土连成一体。

“继续前进。”他平静的声音像一记重拳打在头上。

“我说，咱们干嘛要这么着急赶路啊？”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反抗他了。

脚步声戛然而止。那张坚如磐石的面孔转向我。简短的字句刺入了我的腹部。

“为了到达地上。”

地上。

地上于我、于他、于族人们而言都是一个神话。大洞窟里所有的岩柱搭在一起也撑不住这两个字的重量，而就是这份重量将我们与一代代探索者挤出了大洞窟，推入这漫长的洞穴之中。

“为什么要去往地上呢？咱们明明连地上是什么样子都不清楚。”虽然我试图顶撞他，但这张不争气的嘴发不出比苍蝇更响的声音。

但这蝇响却让铁面软化了。他难得露出这样陶醉的神情。

“地上……地上一定是一个很美的地方。据说那里有一种被称为‘花’的植物，外形和蘑菇相似，却有着甜美迷人的芳香，有着缤纷绚烂的色彩……”

“什么是‘缤纷绚烂的色彩’？”我不解地问他。

“就是除了土褐色、土黄色、土黑色之外的颜色。”他试图描述出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颜色，比如什么火红色、草绿色……但我当然完全无从想象。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颜色呢？”我问，“我们存在的这洞穴里不需要彩色。”

“……总之，”他终于放弃了对我解释，“花是一种很美丽的植物，而那在地上随处可见。”

“可是花能吃吗？”我问他。

他愣了片刻：“……不知道。应该不能吧。”

“既然不能吃，长得再如何美丽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不需要考虑吃了……在地上，有非常非常辽阔的土地，族人们可以在上面种大片大片的蘑菇，可以扎起无数的帐篷。我们再也不必担心没有粮食，也再也不用担心没有住处了。”

“哪里来那么多的人去吃去住呢？”我反问他，“族人们用不了多少土地，剩下的只是浪费。”

沉默，像山坡上滚落的石块被地上的突起拦住。

片刻后，他再度开口：“地上还有一大片叫做‘海’的东西，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再也不必节约，渴了就可以喝水，脏了就可以洗澡，没有人会责备你了。”

我的舌头确实已经烧了很久，而且在背脊上爬行着的汗水也叫我很不舒服。

“这个确实不错，可是族人们不需要那么多水。”

“最重要的是，地上有‘天空’！”煤油灯在发亮的眼睛下黯然失色，“天空很高，大洞窟里所有的石柱垒在一起都碰不到顶；天空很宽，比土地、比大海更宽；天空很亮，布满了发光的星星，比大洞窟明亮得多！天空很美，那种美比世界上所有的花都要令人痴迷！”

他在阴暗狭窄的洞穴中描述着海洋和天空，我却完全想象不出那些东西的模样。我无趣的表情一定让他失望了。

“既然你不向往地上，为什么你还要跟着我来这洞穴之中呢？”

“好问题。”我注视着他，他的脚，他的手，他的胸膛，他的眼睛。

“我就是想跟着你。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感觉十分安心。”

疑惑的表情只有一瞬，取而代之的又是那张铁面：“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累了。”我接受了这张不争气的嘴。

他装模作样地看了看那个快流光的沙漏。铁石头总算被蘑菇粥泡软了：“那就休息一小会儿吧，一小会儿。”

我背包中高高兴兴的枕头就快跳出来了，但后半句话又硬生生地把它塞了回去。

他原地坐下，倚靠在岩壁上。我也坐下，把自己移到他身旁。

那盏煤油灯打个哈欠，睡了。

远处，错觉一般的叩击声轻轻飘来。黑暗里，不知哪个方向发着光，一闪，一闪。

地上。我想。

族人们都说，那儿是比大洞窟更大更美的地方。怀着憧憬，一代代的人背上背包，消失在这条洞穴之中。他们笑着发誓，如果到了地上，一定会回来带领族人们一同前往那里。他们的名字就被刻在大洞窟最高的柱上，如同伟大的英雄。

好像有水轻轻滴落在了额头上，浸湿了发丝。

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回来？这洞穴到底有多长？族人们为什么会知道地上是什么模样？地上真的如传说中那般美好吗？

地上……真的存在吗？

叩击岩壁的声音变响了，也变得更加急促，就像——鲜活的心跳。

远，很远。那无穷无尽的黑暗仿佛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的巨蛇，将我彻底吞噬。

如果……如果这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如果我们永远都只能在这黑暗中盲目地前进，如果迎接我们的只会是平淡而神秘的死亡，那么我们的生存究竟有何意义？我们究竟凭什么证明自己存在过？

突然，岩壁开始收缩，蚕食着我的一切。狭隘。

一道极为刺眼的强光猛地刺破了这无穷无尽的黑暗，未曾见到过的彩色令我目眩。宽阔的洞窟当中，望不到边际的殷红的水漫过膝盖，燃烧生命的灯火布满了天穹。浑浊到令人窒息的空气夹杂着刺骨的寒冷和震耳欲聋的声音从万丈高的石崖上倾泻而下。

那只大手将我整个人托起，强烈的痛楚压迫着我的每一寸皮肤，仿佛要将我的神经扯断。

地上……这里是地上吗？这里是传说中的地上吗？是吗？

在混乱的广阔之中，我却愈发感到压抑而狭隘。恐惧感迫使我逃跑。可是逃到何处呢？回到大洞窟之中吗？我还回得去吗？

迷茫着，我望向那个存在，渴望他能再度抓住我的手腕将我带离这片可怕的未知。

“继续前进。”这记重拳令我的大脑嗡嗡作响。

“前进？去哪里？”我惶恐地提问。

“当然是去往地上。”他的话语声盖过了地面的轰鸣与天空的怒吼。

“地上？可是这里不就是……”嘴勇敢地打开了，但被掐得死死的喉间却再发不出任何声音。

远方那叩击岩壁的声音彻底消失了，但我却听见这节奏在自己的胸膛中重生。那根连接着我与大洞窟的光亮之线随之断裂，仿佛夺走了我与过去的一切联系。

“——你在说什么呢？”

那张“磐石”转向我，那份坚定却不再使我安心。

“——这里怎么可能会是地上？”

我猛地睁开新生的眼，在手术室的强光下嚎啕大哭。

文 磷酸RvZi

初稿写于2018.10.14

V2改于2020.7.20